

文章编号: 1673-0453(2012)03-0026-05

# 金庸武侠小说对吴文化的继承与反思

韩颖琦

(广西大学 文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4)

**摘要:** 在吴文化熏陶和浸染下生活和成长起来的武侠小说大家金庸先生,其武侠小说虽然构筑了一个宏阔苍茫、刀光剑影的江湖世界,却掩盖不住字里行间所透射出来的悠悠吴韵。难以割舍的故园情结自然会让金庸对吴文化青睐有加,但他并没有沉迷在吴文化的柔婉氛围中低吟浅唱,在对吴文化给予极高的评价和赞美之余,也对吴文化展开了不动声色的批评与反思。

**关键词:** 金庸小说; 吴文化; 继承与反思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不同的地域文化孕育了不同的风土人情,正所谓一方水土涵养一方人文。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地域文化对作家及其创作无疑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文学史上流派众多、各具特色格局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地域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因此,“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sup>[1]41</sup>。金庸先生是在久远而深厚的吴文化背景下生活和成长起来的武侠小说大家,在吴文化的熏陶和浸染下,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或隐或显地流露和呈现出吴文化诸多方面的形态特色,这使我们一方面能强烈地感受其构筑的刀光剑影江湖世界的宏阔苍茫,另一方面也对其字里行间所透射出来的特有吴韵产生无尽的向往与遐想。即使金庸后来长期远离家乡,但难以割舍的故园情结却始终如影随形地跟着他,并通过他的武侠世界流布四方。故园情结自是幽深绵长、难以割舍的,但这并没有影响金庸对家乡文化气质迷恋赞赏时作出冷静和理智的反思与批判。“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确,对于滋养自己的地域文化产生偏爱甚至袒护之情是很正常和自然的,难得的是拥有既在此山中又能跳出和超越此山的境界和胸怀,这也正是金庸武侠小说具有非凡过人之处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 一、吴文化是刚柔相济的“水文化”

金庸武侠小说对吴文化的继承和反思,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自然而然的。正如严家炎先生所论,“对于 20 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区域文化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sup>[2]3</sup>要理清金庸武侠小说对吴文化继承和反思的具体情况,首先就要明晰什么是“吴文化”以及“吴文化”的主要特征等。

吴文化是从中华文化母体上分支出来的地域文化,是灿烂而博大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吴文化就是吴地、吴人的传承文化。吴文化中的“吴”字,起源于政治概念中的“勾吴”,随着历史的发展,它衍化为地理概念中的“吴地”和文化概念中的“吴文化”。吴地指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它包括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太湖南侧的杭州、嘉兴、湖州,长江以北的南通、扬州等地区。吴文化是孕育在长江下游的杭、嘉、湖、苏平原上,以太湖周围为密集区的良渚文化及其前承和后延的总称。它的前承,可以

收稿日期: 2012-07-01

基金项目: 广西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1 年度立项课题“国学经典传承与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研究”(2011C0002)

作者简介: 韩颖琦(1971-),女,吉林省吉林市人,广西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追溯到崧泽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并与钱塘江南口的河姆渡文化有十分亲密的友邻关系。它向后延伸，在融合一定的中原文化因素以后，直接发展为西周春秋时期的吴国文化。然后，源远流长，影响所及，衍化为绵延数千年之久的“吴文化”<sup>[3]</sup>。

吴文化经常被誉为“水文化”，因为从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来看，吴地温湿多雨，河湖密布，自古以来就以水乡泽国闻名。不同的地域滋生和孕育不同的文化类型，正如梁启超所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焉。”<sup>[4]707</sup> 金庸出生在位于钱塘江北的浙江海宁袁花镇，在清末和民初，海宁属杭州管辖，1935年后归嘉兴，嘉兴是吴地范围内的一个海滨县城，县城不大但声名远播，这不仅因为海宁有号称天下第一的海宁潮奇观，还因为人才济济而享有“文化之邦，藏书之府”的美誉。对此，宋人戴表元在其《学古斋记》中有这样的描述：嘉兴“土膏沃饶，风俗淳秀”，“吴兴山水发秀，人文自江右而后，清流美士，余风遗韵相续”，“三吴之州莫大于杭，其地山裒水妍，其人机慧疏秀而清明，其俗通商美宦，安娱乐而多驱驰；通衢广陌，行如附车轮而与之上下，坐如闻江湖澎湃之声”<sup>[5]3-19</sup>。

水的最大特性是柔性，这也是吴文化的精髓之所在；但不能忽视，水同时也具有壮阔汹涌的刚性。因此“吴文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刚柔相济，而金庸武侠小说的最重要特点也正是刚柔相济。金庸寄情于水，尤其是对家乡之水情有独钟。在他取材于家乡传说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既有对西湖精致柔美的描摹，也有对钱塘潮波澜壮阔的呈现。西湖的秀美令陈家洛“目酣神醉”，金庸家乡著名的海宁潮奇观也在《书剑恩仇录》中得以铺展：“这时郁雷之声渐响，轰轰不绝。待出春熙门，耳中尽是浪涛之声，眼望大海，却是平静一片，海水在塘下七八丈，月光淡淡，平铺海上，映出点点银光……这时潮声愈响，两人话声渐被淹没，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移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天际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真似百万大军冲锋，于金鼓齐

鸣中一往直前。”<sup>[6]270-271</sup> 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说的，“我是浙江海宁人。乾隆皇帝的传说，从小就在故乡听到了。小时候做童子军，曾在海宁乾隆皇帝所造的石塘边露营，半夜里瞧着滚滚怒潮汹涌而来。因此第一部小说写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故事，那是很自然的。”<sup>[7]749</sup> 可见，水这一生命之源，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丰富而润泽的源头。

这是金庸故园情结第一次酣畅淋漓的书写。金庸1937年考入浙江杭州高中，离开海宁，1947年考入上海《大公报》，第二年被派往香港，如果从吴文化圈的角度来计算，1948年应该是金庸离开家乡的年份，《书剑恩仇录》是从1955年2月开始在《新晚报》上连载的，《书剑恩仇录》的发表距离他远离故土有差不多七年的时间。不难想象，七年间汇聚和累积起来的乡情和乡愁会有多浓厚和深沉。应该说，这既是陈家洛的故园情结，更是金庸自己在远距离观照家乡风物后的真实感受，都说失去更觉珍贵、距离产生美感，更何况吴地原本就是一个人杰地灵之所在。

## 二、对吴文化的柔性表达与继承

“吴文化”柔性的一面在金庸武侠小说中有诸多表现，如人物（尤其是女性）、饮食、语言等方面都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吴文化柔性的一面。

人物的柔性表达主要表现在金庸笔下的女性描写上。“在水原型这些纷繁的复杂的象征意义中，女性、生命和道的意义最为彰显，是最基本的意义。”<sup>[8]</sup>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如云美女，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不管其来自江南还是大漠，大都具有吴地美女的特征。吴地美女共有的体貌特征是皮肤细腻白嫩，面容秀丽脱俗，体态纤巧婀娜，在服饰方面讲究做工精细，色泽清新淡雅。甚至可以说，在金庸心目中，“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的吴地女子是最美、最摄人心魄的。《射雕英雄传》和《天龙八部》是金庸武侠小说描写江南美女比较集中的两部。在《射雕英雄传》中，恢复女装后让郭靖不可逼视的俏黄蓉，肌肤胜雪，娇美绝丽；郭芙虽远不及黄蓉年少时讨人喜欢，却也是个双目流动、秀丽之极的绝美姑娘；越女剑韩小莹也别有一般天然风姿……阿碧、阿朱和王语嫣是《天龙八部》中典型的江南美女，阿碧温柔秀气，说话声音极甜极清，令段誉“心魂俱碎”；阿朱则精灵顽皮，另有一股动人的气

韵<sup>[9]413-434</sup>;而王语嫣的相貌和神态是和玉像对比着写的:“只见一个身穿藕色纱衫的女郎,脸朝着花树,身形苗条,长发披向背心,用一根银色丝带轻轻挽住。段誉望着她的背影,只觉这女郎身旁似有烟霞轻笼,当真非尘世中人……他目光一直瞪视着那少女,这时看得更加清楚了些,终于发觉,眼前少女与那洞中玉像毕竟略有不同:玉像冶艳灵动,颇有勾魂摄魄之态,眼前少女却端庄中带有稚气,相形之下,倒是玉像比之眼前这少女更加活些。”<sup>[9]449-464</sup>对于其他的非吴地美女,金庸也将以上江南美女的样貌特征赋予到她们身上,如《天龙八部》中的木婉清“如新月清晖,如花树堆雪,一张脸秀丽绝俗”,《书剑恩仇录》中的骆冰“肤色白腻,面目俊美”。对于有着金庸小说第一美女之称的香香公主,作者更是描摹细致,皓如白雪的肌肤,漆黑的长发,一双像天上星星那么亮的眼睛,让陈家洛不能自己:“只见她舒雅自在的坐在湖边,明艳圣洁,仪态不可方物,白衣倒映水中,落花一瓣一瓣的掉在她头上、衣上、影子上。他平时潇洒自如,这时竟呐呐的说不出话来……那少女的至美之中,似乎蕴蓄着一股极大的力量,教人为她粉身碎骨,死而无悔……其时朝阳初升,两人迎着日光,控辔徐行。那少女头发上、脸上、手上、衣上

都是淡淡的阳光。清军官兵数万对眼光凝望着那少女出神,每个人的心忽然都剧烈跳动起来,不论军官兵士,都沉醉在这绝世丽容的光照之下。两军数万人马箭拔弩张,本来血战一触即发,突然之间,便似中邪昏迷一般,人人都呆住了。”<sup>[7]461-474</sup>更有“神雕侠侣”中不食人间烟火的小龙女:“那少女披着一袭轻纱般的白衣,犹似身在烟中雾里,看来约莫十六七岁年纪,除了一头黑发之外,全身雪白,面容秀美绝俗,只是肌肤间少了一层血色,显得苍白异常……抬起头来,与她目光相对,只觉这少女清丽秀雅,莫可逼视,神色间却是冰冷淡漠,当真是洁若冰雪,也是冷若冰雪,实不知她是喜是怒,是愁是乐,竟不自禁的感到恐怖:‘这姑娘是水晶做的,还是个雪人儿?到底是人是鬼,还是神道仙女?虽听她语音娇柔婉转,但语气之中似乎也没丝毫暖意,一时呆住了竟不敢回答。”<sup>[10]152</sup>虽然如此写法使得人物的地域性不甚明显,甚至有遍地吴歌之嫌,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金庸执着而深厚的故园情结。

表现在饮食上,吴文化是精致脱俗的,这一点在金庸武侠小说的饮食描写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体现,饮食描写最精彩的公推《射雕英雄传》第十二回中黄蓉为洪七公烧的那两道菜肴上,见表1。

表1 《射雕英雄传》黄蓉为洪七公烧的菜肴分析

分析 菜名	原料及做法	口感及评价	菜名揭秘
玉笛谁家 听落梅	一条羊羔坐臀、一条小猪耳朵、一条小牛腰子、一条獐腿肉加兔肉拼在一起加工成炙牛肉条。	每咀嚼一下,便有一次不同滋味,或膏腴嫩滑,或甘脆爽口,诸味纷呈,变幻多端,直如武学高手招式之层出不穷,人所莫测。	每种肉单嚼是一种滋味,每两种肉合在一起嚼是一种滋味,倘若次序的变化不计,那么只有二十五变,合五五梅花之数,又因肉条形如笛子,因此这道菜有个名目,叫做“玉笛谁家听落梅”。这“谁家”两字,也有考人一考的意思。
好逑汤	数十颗殷红的樱桃,将核剝出,内嵌斑鸠肉,以荷叶熬成清汤,汤底下衬着嫩笋丁子,汤面飘着七八片粉红色的花瓣。	荷叶之清、笋尖之鲜、樱桃之甜,红白绿三色彩映,鲜艳夺目,汤中泛出荷叶的清香。	这如花容颜,樱桃小嘴,便是美人了;竹解心虚,乃是君子。莲花又是花中君子。因此这竹笋丁儿和荷叶,说的是君子;至于斑鸠,《诗经》第一篇是:“关关雉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因此这汤叫作“好逑汤”。

堪称美食家的洪七公在吃了这两道菜后,不禁叹道:“御厨的好东西当然多啦,不过没一样及得上这两味。”很多评论者援引此段都是为了说明金庸笔下的饮食独具美感,并指出读后能勾起人的无限食欲等等,笔者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笔者在每每读到这一精彩段落时,极少产生对书中所

述美食的口腹之欲,获得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对吴文化的钦羨与向往。的确,吴地菜肴的特点是精致、清雅、富有诗意,但并不能因此将金庸笔下的这两道菜当作真正的菜肴来品评。如果有哪一位美食家如法炮制这两道佳肴的话,就会发现它的可操作性很低,尤其是“玉笛谁家听落

梅”，“好速汤”的难度似乎小得多，但樱桃中夹肉的实际口味应该不会太好。也许如此说法有些武断了，不过笔者要传达的是，金庸如此“做菜”的真正寓意在于将吴地饮食的特色夸张渲染到极致，仍然是为了抒发其难以名状的乡恋和乡愁。金庸本人不精于烹调，也不会武功，因此不妨这样说，这是一段金庸借黄蓉之口所进行的“纸上说菜”，与王语嫣的“纸上论武”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所共同传达出的都是吴文化的神韵和精髓。

吴文化的柔性魅力也通过独具韵味的吴侬软语得以更全面的展示。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比较了北曲和南曲：“北则辞情多而声情少，南则辞情少而声情多。”<sup>[11]410</sup>的确，吴语中蕴含着丰富的并无实际意义的声调，这使吴语听起来具有特别的音乐的旋律和韵味。金庸在其武侠小说中虽然运用过不止一种方言，也注意到方言与人物所处地域之间的契合，但金庸运用最纯熟和最具神韵的方言非吴语的典型代表苏白莫属。晚清时候韩邦庆所著的《海上花列传》是将吴方言运用到极致的一部小说，其中的人物对白都是苏州话，张爱玲对《海上花列传》极其推崇，并将它翻译成国语出版，吴语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金庸也非常喜欢缠绵婉转的水磨腔，《射雕英雄传》中阿碧的那一段经典苏白柔软顿挫，比《海上花列传》中的苏白浅显晓畅，可以说，这段苏白既展示了吴韵，又不会造成接受者理解上的障碍，可谓恰到好处。金庸对苏白有选择地运用，一方面自然是为配合人物的地域特征和性格特征所为，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苏白的字里行间都蕴含着作家难以割舍的故园情结，在熟悉而动听的乡音中，作家的乡恋和乡愁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释放和补偿。

### 三、对吴文化的刚性呼唤与反思

吴文化是水的文化。在论及吴文化的特色时，论者很多时候都将注意力放在水的柔婉和清秀上，而往往忽视了水的波澜壮阔的一面，因此简单地将吴文化概括为阴柔而自足的、缺乏阳刚之气和进取精神的文化。不可否认，如今的吴文化更多地表现出阴柔的一面，但如果从历史的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吴文化的话就会发现，吴文化在其发端之初不但不柔婉，反而豪侠勇武之气甚盛。在吴地处于蛮夷时期，市民社会的尚武之风和文化中的粗豪气质是占主导地位的，其中吴越争霸

的霸气和豪气对吴地文化品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故而被司马迁称为“夷蛮之吴”；后来又有东吴与魏和蜀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其文化气质中阳刚的一面十分突出。只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吴地渐渐滋生出温婉平和、小富即安的思想，尤其是魏晋以降，崇文内敛的性格和文化气质逐渐取代了勇猛刚烈的品格成为主流，再加上六朝以来江南文人绮丽柔媚之风日盛，吴文化中刚性的一面就衰落了。对于这一点，金庸显然是深感遗憾和惋惜的，他将这种情感投射到他的武侠世界，尤其是那些他喜爱的男性英雄和侠士身上，以此表达自己对吴文化中刚性一面的怀想与呼唤。

就金庸本人来说，他虽然是一位在吴文化背景下生长起来的江南才子，但在他的性格气质里面除了温文尔雅的儒者风度外，并不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侠气，他在读书期间的两次被开除经历就足以说明这一点。第一次17岁，金庸在浙江杭州的联合高中读书，在临近毕业的时候被开除，缘起是一篇讽刺性的黑板报，那篇让他遭遇失学尴尬的讽刺性黑板报题名为《阿丽丝漫游记》。第二次20岁，金庸在中央政治学校（台湾政治大学前身）外交系读书，因为对大多数国民党学生见到校长马上便起立立正的“希特勒式”方式不满而被开除。金庸本人富有正义感和反叛精神的个性气质在青年时代便表露无遗。

金庸的这一性格特征也表现在他对笔下人物的态度上。金庸曾表示，在他所写的男性人物中，胡斐、杨过、乔峰、郭靖和令狐冲等人，是他特别喜欢的。这些人物与陈家洛、慕容复等典型的吴地翩翩书剑人物截然不同，金庸在《书剑恩仇录》的后记中这样概括陈家洛的性格：“海宁近代的著名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陈家洛身上，或许也有一点这几个人的影子。”而金庸特别喜欢的那些人，都不是在单纯的吴文化环境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以郭靖为例，郭靖的父亲郭啸天是山东人，母亲李萍是杭州附近人。在郭靖的成长历程中，两种不同的地域文化都会对他产生影响。虽然在郭靖还未出生时父亲就已经故去，但不能否认郭啸天身上的山东大汉的豪侠之气具有遗传作用，同时他的母亲也非典型的江南娇弱女子形象，在第一回“风雪惊变”中，金庸写出了李萍在面对危机和重大变故时的勇敢豪侠气质。加之郭靖从小生活在与江南截

然不同的广袤粗犷的蒙古大漠,更增加了他性格因素中的勇武之气,虽然后来拜“江南七怪”为师,但很长一段时间并未脱离大漠环境,况且七位师傅是江南的怪人,“江南七怪”的名号当理解成师傅们与普通江南人士不同之意(除了其中越女剑韩小莹身上还留有江南女子印记外)。金庸最终将郭靖塑造成为顶天立地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足见作家对郭靖身上的愚钝质朴与粗犷豪侠气质十分喜爱和赞赏,因为这些个性特征正是吴文化在发展和演变过程中逐渐弱化和失去的宝贵品质。这是金庸对滋养自己的吴文化在依恋同时作出的深沉反思。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金庸在郭靖身边安排黄蓉这样一位典型的江南才女作为佳偶,是为了补充和衬托郭靖的个性和文化气质,因此靖蓉恋成为最让人羡慕的互补型的最佳组合。这一最佳组合的精心设置,蕴含着金庸希望在吴文化身上唤回失去的刚性同时又以不失去柔媚的水性为代价的良苦用心。

“一个人从他出生的时候开始,就会不自觉地接受地域文化的熏陶,包括生活方式、内在性格以及成长记忆。”<sup>[12]160</sup>的确,吴文化作为金庸的母文化,其刚柔相济的水性特征已经融入金庸的精神气质,并深刻影响了他的武侠小说创作。总之,难以割舍的故园情结自然会让金庸对吴文化青睐有嘉,但金庸并没有沉迷在吴文化的柔婉氛围中低吟浅唱,他的武侠世界固然有着深厚的吴文化底蕴,然而作为一位善写快意恩仇的“武林至尊”和冷静内敛的文化大家,金庸在对吴文化给予极高评价和赞美之余,也对吴文化展开了不动声色的

批评和反思。也许正因为他的反思是不动声色的,甚至有些是无意识的,因此这一点很少有论者注意到,以此为论题展开深入思考的更是寥寥,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 参考文献:

- [1] [法]丹纳. 艺术哲学[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41.
- [2] 严家炎. 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3.
- [3] 赵理平. 吴文化的特点[J].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J]. 2006(6):131.
- [4] 刘梦溪主编.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707.
- [5] 胡朴安编. 中华全国风俗志(上)卷三[M]. 台北:台北文海出版社,1996:3-19.
- [6] 金庸. 书剑恩仇录(上)[M]. 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270-271.
- [7] 金庸. 书剑恩仇录(下)[M]. 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
- [8] 杨昌国. 水的原型意义勾联[J]. 中国民族大学学报,2006(1):134.
- [9] 金庸. 天龙八部(二)[M]. 北京:三联书店,1994.
- [10] 金庸. 神雕侠侣(一)[M]. 北京:三联书店,1994:152.
- [11] 张庚,郭汉城. 中国戏曲通史[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410.
- [12] 王嘉良. 浙江20世纪文学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60.

(责任编辑:喻世华)

## Inheritance and Reflection of Wu Culture on Jin Yong's Chivalric Novels

HAN Yingqi

(School of Literature,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4, China)

**Abstract:** JinYong is a famous novelist grown up under Wu Culture background. His chivalric novels build a grand Jianghu world, but we can feel the charm of Wu Culture between the lines. JinYong loves Wu Culture very much because of his unforgettable homestead complex, but he doesn't indulge in it. He not only admires Wu Culture but also reflects it objectively.

**Key words:** JinYong novels; Wu Culture; inheritance and reflection